

理不清前妻理不清世间女人

# 我的前妻

司徒玫 著

## 口述实录

司徒玫再度叩动情感之门

婚姻过后回首激情当年

幕落时分细说戏剧人生

中国文联出版社



# 我的前妻

司徒玫 著

博 库

中国·美国·台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OOKOO.com.cn](http://www.BOOKOO.com.cn) 和/或 [www.BOOKOO.com](http://www.BOOKOO.com)) 下载的作品,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 博库公司(BOOKOO, Inc.) 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 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OO, Inc.)许可,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 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OO”, “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OO, Inc.的商标。

## 写在开始的话

1998 年底的时候，我和几个女性朋友在东三环边上的星期五餐厅聚会，探讨我们正在做的这套书。一个朋友讲起她的一对曾经是夫妻的朋友的事。那是个下午，外面天气很冷，室内光线很暗，英文歌曲缓慢而感伤，冬日下午的阳光透过长长的玻璃窗照射进来，讲故事的朋友背朝窗户，那些冷冷的阳光洒在她的肩和背上，她声音低沉，句子有些乱，说着会停下来……我记得我当时看着窗外，看着北京冬天铅色的天空和遥远的并不温暖的太阳，心里涌起一阵一阵凄凉。我记得我对那些朋友说，我真不想采写这个故事，因为它太悲惨。

《婚内婚外》的写作已使我倍感压抑和沉重。我曾对朋友说，至少在一两年内，我不想再写婚恋题材的书，因为写作的过程于我而言是非常痛苦的，我好像随故事中的主人公们一次又一次经历悲伤与绝望。

也许因为我不是一个职业记者，我很难做到客观和冷静；也许我与那些没有经历过婚姻挫折的年轻作者有区别：我个人的经验与笔下人物的情感相互呼应，互相渗透，写作的过程，我不由自主地投入，不能自制地动情。

我工作的房间，窗户朝着通往八达岭的高速路，写作中，我时常会停顿下来，时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很想关闭电脑，关闭记忆，关闭所有与情感相连的心情，逃到那条车辆穿行不息的公路上，一直往北……

一个如往常一样写作的下午，一位住在楼上，平常只点头之交的 30 岁出头的女邻居突然打来一个电话，她是学英语的，印象中那是一个比较现代，比较泼辣的年轻女性，但那天，电话里的声音显得犹豫和脆弱，她说想跟我聊聊，当我提到我的女儿放学在家时，她说可能孩子听了不好，那就在电话里说吧。

开始叙述时，她第一句话用一种过去时说：就是说，我不是已经离婚了吗……

我大吃一惊，因为就在前天我还看见她跟她的丈夫带着不到两岁的孩子在电梯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感觉。

那个电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她的故事我并没有写进书里，她不是我的采访对象，她只是想倾诉，只是想有人知道，想有人听她的故事。在那两个小时里，我反复告诉她的其实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实：她的故事其实并不比别人更特别，她现在对丈夫的感觉和我曾经历过的一模一

样，最后我答应她，书出后送她一套，而她也决定，撤回离婚申请。

也许她最终并不会因我的解劝而维系住婚姻，也许一个濒临死亡的婚姻适时解体对双方都是一件幸事，我所关心的仅仅是当事人在处理这类事情时的情感状态。我希望着到的局面是：即使当一桩婚姻不能维系时，婚姻中的双方能够理性地平地和体面地，也许是友好地退场。

离婚，有可能是一柄双刃剑，它可能是一个灾难性事件的结束，也可能是另一个灾难性事件的开始。

最重要的也许是如何善待人自身。

两年前，一个朋友也曾想约我写这样一套书，她是一个离婚多年的单身母亲，她说，当年，她处在婚变这样一个生活出现重大转折和危机的时刻，真的很想找到这方面的书，但当时一本也找不到。她说她这么些年来，一直想着自己经历过的那些苦不堪言的痛苦和彷徨的日子，便很希望别的女人不再像她一样。

也许这就是我继续写作本书的最终理由。

我也曾经历茫然四顾不知所从，心中充满仇恨无法化

解的日子。离婚时，我也曾对我的前夫说：一刀两断。我那时绝对相信，我们将一生是仇人、路人。

但经过漫长的岁月，我们现在是朋友，是比一般朋友还要关系密切的朋友。

并没有人告诉我们怎么做，只是时间的过滤，淡化了许多。

一位 33 岁的离婚男士在我采访他时，恳切地对我说：“我觉得中国很多婚姻，缺少调整，如果有人帮你，可能很简单地就解决了，我们处理的很茫然也很仓促。我非常希望你们把这本书做好一点，对别的人也有一个警示作用，我们失败的婚姻也是一面镜子，是一种积极和正面的影响。”本书与《棚内婚外》不同也许在于，笔者在书中不再是沉默的旁观者，文章也不仅仅是单纯的口述实录，笔者始终是在场的，是介入的，是有自己鲜明观点和态度的。

后来，我还是采访了那位朋友说起的那个不幸故事中的男主人公。那个 30 岁出头的年轻男人反反复复问我，这一切是为什么？

也许我不能回答他一切是为什么，但在采访过程中我始终有着一个遗憾，假如他的前妻早一点看到我们这本书，假如有一人早一点告诉她一些经验性的道理，她的结局，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生活往往就是经验的积累，所以有人说，人如果倒着活，会越活越聪明，越活越精彩。但既然我们无法使生命回放，我们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总结经验，在经验中使自己活得更智慧。

我无意于所有读者都同意我的观点，那仅仅是一家之言。

在本书策划中，我们的关注点开始时主要放在那些曾为夫妻的男女离婚后的相处之道。我曾以为，离婚夫妻在多年后，一般会相处的比较融洽，但我在采访中发现，离婚后，前夫前妻们的相处是极具个性化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人们说女性往往是感性的，往往是脆弱的，但受访的女性中有相当一部分显示出非常强悍的一面。

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经商多年的商场女强人说：“通

过这件事，我觉得也有一个意外的收获，这个离开了的人，倒成了一个比朋友更值得信赖的异性。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好的异性朋友本来就是件挺难的事，现在有了一个比朋友还要好的异性，我觉得是上天恩赐的一种机会，你何不抓住这个机会，而一定要斤斤计较，失去这个机会呢？”

但另一个同样名牌大学毕业，与她年龄相近的女性却说：“哦觉得一个人在感情上受到伤害，就应该在经济上得到补偿。我们这一生不可能做朋友。”

另一位商界女性态度更明确，她告诉她前夫：“你只是我儿子的父亲，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的亲人，我和你有一定关系，是因为我儿子。”

一位与丈夫结婚 17 年的离婚女人，现在与前夫同居一室，相敬如宾，宛如家人。

而另一位她的同龄人，完全是因为没有房子，不得不忍受与前夫离婚不离家的可惜现实。

出乎我意料的，倒是男性的大多数，对于前妻，对于破裂的婚姻更多地显示出理性的，宽容的，伤感的，怀旧

的一面。他很愿意有人跟他们谈一谈那过去了的情感往事。

这是不是应了那句话：男人其实比女人更脆弱，更重感情？

一位年届不惑的大公司老板在接受采访时很感慨地说：“我认为有失败的婚姻，但没有失败的爱情。”

另一位年轻的白领说：“我觉得婚姻结束了，但爱情依然存在。”

一位大学教授对前妻充满内疚之情；一个青年作家对前妻怀着终身不渝的爱恋之情；还有那个有着悲剧性结局故事中的男主人公，他此生将背负沉重的情感十字架，而随着岁月的增长，会越来越重。

我曾经参加过一些社会团体组织的单身母亲活动，我曾对那里的忧郁气氛感到不适应，资料显示，离婚男女之间的感情恩怨，可能与受教育程度成正比。

在采访中，我也看到，曾经的恩怨化作一笑了之，化干戈为玉帛已成为许多离异的成功人士的可能性。

受访者中，许多人的婚姻是悲剧性的，但他们的高素

质，他们的事业成功，使他们心胸不狭隘，视野不偏反，他们能够把失败化作一种宝贵的经历、深层的美丽收藏起来，使他们的关系的边缘更宽阔。

但相逢一笑泯恩仇并不意味着可以破镜重圆。

在采访中，当我问及受访者，有无复婚的可能性时，几乎所有人都告诉我，不可能。

一位经商女士对我说：“我觉得还是让回忆留在记忆中，作为对这种感情的怀念，比破镜重圆要好一些，它能使生活内容变得更丰富……”写作过程中，我时常有着遗憾和冲动，我时常在想：如果我能够，我愿意改写许多故事的结局，如果我是一个好莱坞式的编剧，我真希望我能够编出让天下有情人喜欢都爱看的美丽的爱情故事……

而读者在看过这些故事时，也许感受更多的是一些淡淡的伤感？

许多曾经的夫妻，包括我本人，是在经历了痛苦的两性战争后，才开始了一种平和、理性的两性关系，我认为这样的两性关系是美好的，虽然我同样以为用这样的代价

换得这样的关系未免太昂贵，但，所有的美好，是否注定意味着代价与昂贵？

也许，本书所写的故事中的男人和女人们在工作中，在感情生活中还会经历众多坎坷，但我希望他们经历过的一切会使他们变得成熟和智慧，我也希望这些曾经的夫妻们，在漫长的人生途中，也许永远不再牵手，但能够珍惜一份旧日情怀，能够长久地关注对方。

我祝福他们，很衷心的……

## 杨东方：爱情战场 虽败犹荣

军人妻子情场失足，坦陈隐情保留一份自尊；银行行长遭遇婚变，宽容以待坚守一份善良。

受 访 者：杨东方，男，1955 年生，某市  
某银行副行长

受访地点：杨东方住宅

采访时间：1999. 1

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是一组很平民化的娱乐场所，早上露天舞场里有几对中年人随着华尔兹或福克斯舞曲走动，与其说是跳舞，不如说是锻炼身体。收费不高的茶座、咖啡厅里，挂着几幅孩子的习作，廉价的桌布上印着小猫小狗，服务员大都是并不年轻的妇女，大概是下岗女工吧。三三两两带孩子的父亲或母亲在吃早点。挺亲切，挺家庭的。说实在的，杨东方指定在这个时间、这个地接受采访，让我有点奇怪。一个投资银行的副行长，与这个婆婆妈妈的地方多少有些不谐调。

我看见他坐在一张临窗的台子旁，窗外是露天舞场，听得见优美的舞曲轻轻飘荡。他不像平时穿得那么高雅豪华，很普通的水洗布休闲装，一双这几年已没人穿了的旅游鞋，一件布风衣，只有领口露出的羊绒质地的衬衣，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他大概是晨练之后赶来的。

我说对不起，来晚了。他说不，我有意早来一会儿，占张好台子。

点了两款粥、几样小菜和蒸饺。他并不吃，眼睛望着窗外的舞场说话了。

杨东方：我知道你对到这个地方来谈话有点意外，

这不像我们涉足的地方。我也只是偶尔在周六早上过来一趟，因为这个时候瑞丽总在那儿跳舞。你看，那个高个子有点胖，穿条呢子方格裙的就是她，舞伴是她的妹妹瑞美。

远远看去，瑞丽是个很普通的中年妇女，发管高高地盘在脑后，紫罗兰色的毛线短上衣和深灰调子的长及脚踝的方格

裙，挺庄重高雅的，但跳舞的动作幅度很大，一眼就看出有锻炼的目的。

笔者：她妹妹总是陪她跳舞吗？

杨东方：是的，她几乎不与男人跳舞，除非瑞美跳不动了。她喜欢跳舞，一跳起来就一支曲子接一支曲子，好像穿上了水晶鞋。很少有人能陪她这么个跳法。但我得告诉你，跟她跳舞是种享受。你看她又高又胖的，但跳起舞来非常轻盈，尤其跳华尔兹，有种飞起来的感觉。

笔者：失去的东西总会觉得特别美好，你是不是有些后悔？

杨东方：不，只有离婚了，我今天才有可能坐在这

儿看她跳舞。否则，她也许早不在人世了。

笔者：这话听起来有点离奇，是她执意离婚吗？难道她甘心情愿地放弃你这样一位又体面又实惠的丈夫，还有 12 岁的儿子？

杨东方：（笑了笑）她从小过惯了体面的日子，别人认为嫁给一个飞行员或者银行行长是很幸运的，她却从不这样认为，就像有些人对数字、对艺术没有感觉一样。她似乎对金钱和地位没有感觉。她生活在偏执的感情世界里，这也许跟她的先天性高血压有关。她虽然今年才 40 岁，却已经中过一次风了，很罕见，就在我们离婚前 6 个月。现在一年半过去了，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这儿的确不是说话的地方，吃完了我们换个地方谈。

8 点半，我们走进杨东方的家，宽敞的三室两厅的房子。门厅里迎面一幅关山月的山水画，意境悠远，气势磅礴，如果是真迹恐怕要值个几万元。精致的博古架顶上，一盆法国吊兰蓬蓬勃勃地垂下足有两米，给那些风格不统一的瓷器、木雕镀上一层生气。

杨东方从卧室里搬出来 3 本相册，一册是他与瑞丽的结婚照片，一册是孩子从小到 12 岁时的照片精选，还有一册是他们全家的照片精选。他从中抽出一张拿给我看。瑞丽站在飞机的舷梯上，是那种小型战斗机。她不是十分美丽，但很纯真可爱：淡淡的眉毛，淡淡的嘴唇，如果不是长了个人高马大的身材，人会以为她只有十六七岁。她昂首向着蓝天，双臂伸开，迎面的风吹散了她的长发和雪白的连衣裙，那表情像极了轰动一时的《泰坦尼克号》里那个船头特写，只是她身后没有一位迪卡普里奥。照片反面有一行字：“让我也飞一回吧！”

“这肯定是你们婚后的某一天，她去部队探亲是吗？”

那时她 26 岁，我们结婚的第二年。就是那次探亲，让我们有了一个儿子。可是她想上天飞一飞的愿望没能实现，都是战斗机，家属是绝对不许登机的，只留下这张照片。

“你们俩郎才女貌，门当户对，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于听朋友说她又爱上了别人，是吗？”

哪支歌里唱的呢？“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瑞丽就